

# 站在巨人的肩膀，挑戰自我

## 工研院光電所光學系統組微光學元件與模組部經理 呂英宗學長

陸彥行 採訪撰文

「工業技術研究院」一直以來都是台灣工業技術研究的重鎮，而其中的光電工業研究所更是在光電領域的各項發展中，居於領導的地位。許多從交大光電畢業的優秀學長姊們，均選擇工研院光電所，作為他們職業生涯的起點。

交大博士班畢業的呂英宗學長所帶領的微光學元件與模組部，即是一個交大光電味十足的部門。活躍於其中的交大光電學長們，各個充滿創意、極富熱情，全心投入工作卻又各自擁有揮灑的空間，部門裡不但洋溢著一股輕鬆自在的氣氛，更屢創研發佳績。身為經理的呂英宗學長，本身也是個浪漫優雅的人，從輕鬆的訪談過程中，聆聽學長娓娓訴說著他的職場故事與經驗，宛如沁涼的涓涓細水。此刻，就讓我們一起尾隨學長娉婷輕舞的話語，踏入屬於學長的回憶漣漪。

具備「只要是光電領域我都可以應付的來！」的能耐跟自信

**呂**英宗學長畢業於東海大學。由於東海大學學生人數並不多，和同學們漫步在與世隔絕的偌大地校園裡，可說是非常羅曼蒂克的經驗，也許就在這樣氛圍的薰陶下，從呂學長身上，總可嗅出他自然浪漫、詼諧幽默的氣質。自研究所畢業後，呂學長旋即投入職場。在談到當時對於工作的抉擇時，呂學長說道：「畢業時曾徬徨於要去半導體廠還是工研院。那時工研院在產業界的地位很高，各項技術都走在時代尖端，所以對我來說，若能去工研院工作將會是很大的榮耀。」

當時，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政府的推度下，開始蓬勃發展，紅極一時，成為科技業的龍頭老大。「回過頭來看，人各有際遇。」呂學長繼續解釋，「我一些同學去半導體廠的確賺很多錢，但這只是職場生涯的上半場，並不代表我們進入光學領域的就沒有一展鴻圖的機會。一個產業的時間點很重要，比如說十幾年前光電產業可能不甚討好。但事實證明現在光電產業的價值已取代半導體，成為二

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有些研究較前瞻的技術，像奈米技術的人可能一生都賺不了大錢，但卻會在數十年後發光發熱。當然，所研究領域的價值，除了賺錢之外，還取決於它們給未來生活帶來的助益。當我們享受到電腦，手機的便利性時，必須感謝發明半導體及無線通訊技術的那些先驅們的投入。從事光電產業的研發，其實很有機會給未來的生活帶來新的創意，這是從事光電產業的人應該好好發揮和把握的價值。職業生涯像一場籃球賽，如果球賽的上半場無法發揮，下半場還可以掌握機會，好好發揮自己的專業。」

面對於光電產業科技不斷快速變動所應有的態度和應變，呂學長表示，「基本上所有的光電人都必須要有信心去因應未來光電產業的急遽變化，其實我們所學到的都是光電領域的核心，諸如光學設計、光電子學、光偵測器、幅度學、富立葉光學...等，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光電知識，無論光電產業的主流如何變化，都離不開這些範疇，所以都可以應付自如。」

「當光通訊很熱門時，我們可以投入光通訊的領域；而當顯示器產業開始竄起，當然我們也可以有能力從事顯示器相關技術的開發。不能說在學校學的是光通訊，當光通訊產業沒落時就失去著力點。所有的光電人都要有這種『只要是光電領域我都可以應付的來！』的能耐跟自信才行。」呂學長認為這是學光電的人必須要有的體認。

## 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呂學長自進入工研院之後，就不曾換過工作。「應該是自己懶的重新適應新環境吧，」他謙虛笑道：「每個人的生涯規劃不盡相同，所以換不換工作沒有所謂正確的答案。」不過他也強調，他並不贊成來工研院只待個一兩年就走，因為那樣的人通常是滾石不生苔。

「現在很多科技人都是如此，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待很久，只要外面那裡有股票就往哪裡跑。結果公司一家換過一家，每隔幾個月碰面只見他們名片又不一樣，也沒看到他們能在這個高科技領域裡面獲得什麼實質的好處。這樣或許有很多不一樣的歷練，但是歷練就像膽固醇一樣，有好有壞，真的要十分注意。」

呂學長繼續表示，「早期在工研院上班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個人的工作價值獲得尊重；能操作一般公司沒辦法擁有的先進設備，眼光不會被侷限在某些特定的產品上。工研人的在單一產品技術上或許未必比業界更專業，但是在此歷練過後，會更懂得如何整合資源，更有效率的把技術開發出來。」

他更補充，「因為工研院提供很多資源讓我們可以看的更遠更多，人脈自然也就比較廣，所以資源的整合就很容易，我想這就是工研人的特質。另外，由於周遭都是從各行各業來的專業人才，所以只要有心學習，就能獲得很多本行以外的學問。這也是剛剛談到為何我們會知道如何整合資源，我想這種訓練對研發工作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 我不是英雄，但我跟英雄一起作戰

和呂學長聊到了來交大光電所唸博士班時的心情，「工作十年後，總會想要有一些變化，就像大學教授每七年就有輪休一樣，」學長愉快表示，「對於教授而言，輪休並不是去遊山玩水，而是要思考和學習新的東西。我就是基於這種心態回去唸書的，不過其實當時回去讀書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如果在四十歲前就可以預測退休之前的生活及工作模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為了要跳脫這種迴圈，當時考慮兩條路走：一是離開工研院去業界，一是回去唸書。後來還是決定重回學生生活，因為我認為，要突破個人能力的一些困境及瓶頸，基礎的東西必須更紮實才行。一面工作一面讀書的確是很辛苦，下班回去已經夠累了，仍要打起精神讀書。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是如何熬過去的。」呂學長微笑道：「不過人是很有韌性的，若能善加分配時間，做好時間管理，還是可以辦得到。」

「我去交大唸博士班後才發現，這大概是我一生中唸書最認真的時候吧！可能是出了社會才了解，吸收知識的寶貴，以前一路走來都不知道為何而學習，工作一段時間後回頭去唸書反而充滿了動力。當時跟我同班有其他幾個在職進修同學，可是唸到最後只剩我一個。」他嘆道：「很多人在職學生都會想：『今天工作太累了，明天再讀吧！』，可是明天是永無止盡的。很多博士班學生唸到最後無疾而終，其實是敗在沒有堅持上，」呂學長奉勸未來要唸博士班的學弟一定咬緊牙根，一鼓作氣的把博士班唸完。我想，對於一個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夢想在哪裡的人而言，是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而這段在交大度過的學生生涯，除了讓呂學長擁有難忘的美妙回憶，也豐富了不少人生的經驗。「在交大唸博士班的感受，讓我想起了影集《Band of the Brothers》中一個二次大戰老兵曾說過的話：『我不是英雄，但我跟英雄一起作戰。』我自認自己不夠優秀，但回交大念博士班卻讓我有機會去跟很優秀的同學一起求學，從他們身上學到非常好的想法跟觀念，這是畢生難得的一種經驗。交

大四年的求學生涯，除了再次學習的快樂外，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這些優秀的人。」

呂學長誠懇表示，唸書的這段日子是如此的值得珍惜，因為在以後的職場上，很難再有這種相濡以沫的同窗之誼了。學長、同學與學弟間一起唸書，一起面對問題，互相砥礪的情感，在職場上是找不到的。而將來這些人也都將在職場



全家福 / 呂英宗學長提供

上繼續相伴，並施予援手。除此之外，由於呂學長是工作了十年再去唸書，因此認識了不少世代相差甚遠的同學，在唸書之餘，還能了解不同世代的人的觀念。像呂學長這樣可以和兩個世代的人一起求學，經驗實屬難得。

## 當一個正直無私的主管

筆者在呂英宗學長的部門裡工讀過一段時間，部門中的和諧氣氛令我印象深刻也很嚮往。呂學長表示他很重視工作氛圍，他認為氣氛是可以去營造的，並把這種組織的氣氛轉化為一種傳統，讓新進的同仁自然而然地順著這種模式去相處和發展。

談到管理的技巧，呂英宗學長說道：「我用的是人性的管理，所謂人性的管理不是放任不理，而是一種尊重，人受尊重就會自重。除此之外，一個主管一定要把榮耀分享給同仁，同他們一起綻放成功的光芒。所以說一個好的主管基本上不應該花很多心思在管理技巧，而要以身作則。太多的管理技巧，反而會讓組織

沒有生機，且會引起反感。」

呂學長繼續補充說道：「“正直無私”是一個主管應有人格特質。凡事不能公私不分，也不能凡事都往自己的好處想，如此你馬上就失去人心，無法帶動你的部屬，這是當主管最起碼的要求。工研人都是自主性極高的知識份子，不需要太多管理的花招，事實上我幾乎不懂什麼管理技巧，真誠以待就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另外，還要設身處地為同仁們著想。同仁有壓力，要替他們打氣；工程師留下來加班趕工，我絕對會留下來陪他們直到工作結束。也許未必能幫上什麼忙，但這樣會讓大家覺得我永遠跟他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 交大光電幫

文章中的前言在一開始就提到了許多交大光電優秀的畢業學長姊們都在工研院光電所工作，呂學長管理的微光學元件與模組部也有不少“交大光電幫”的學長。在談到這些學長們的表現時，呂學長表示，「我覺得交大光電所的學生都很優秀單純。可塑性很強，富應變能力而不自負，且腦筋靈活。我想這是受過交大以工程為主的自由校風薰陶後，所呈現的氣質吧。」

「當初我之所以選擇交大唸博士班其實是跟著感覺走，交大的確給人學術自由超越及活躍工業界的印象，也比較適合我正在從事的工作領域。同時，我也覺得可以到交大唸書對我是一種榮譽，說真的，能當交大的畢業生是我一輩子一個很難得的成就！」呂學長愉悅表示，他的這番結語，相信交大人深表贊同。

短短的一個小時半的互動裡，呂英宗學長分享了許多寶貴的職場經驗。在整理撰稿時，我又不自覺的身陷其中，迴蕩在學長真摯的話語流動裡。看到許多學長姊在工研院如此優秀的表現，也讓身為交大光電一員的我，渾身充滿了鬥志與拼勁！

### 呂英宗學長小檔案

**學歷**：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工研院光電所光學系統組微光學元件與模組部經理

**專長**：微光學元件，光學模組與光學系統